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九十一辑

内蒙古近现代 总 管 录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五十一辑

内蒙古近现代 总 管 录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内蒙古近现代总谱录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五十一辑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内蒙古政协文史书店发行
内蒙古党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179千 印数 1—2500

2001年6月第一版

200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内蒙古近现代总管录》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冯 秦

编委会副主任：盖山林

编委会委员：王孔运 赵淑学 荣 盛

夏连仲 杨映成

执行编委：杨映成

责任编辑：白云松

前 言

《内蒙古近现代王公录》(三辑)出版发行之后,受到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学者的肯定。继《内蒙古近现代王公录》的出版发行我们又编辑出版《内蒙古近现代总管录》一书,目的是丰富这方面的史料,进一步反映内蒙古近现代历史。

总管制旗是一部分蒙古部不愿归顺、反抗清朝,在被平定后,世袭王公被夺爵削权,部分安置在原牧地,有的迁往别的旗牧地,不设札萨克而由朝廷委派总管进行管理。还有一些则因无功于清室,无领地,部小人少,零星归附,统由清政府安置牧地,合编成旗的。旗设总管、参领,由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统领管辖,直属军机处,不实行会盟,是为内属蒙古。

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附后金,皇太极以察哈尔部原为漠南蒙古诸部之首,封额哲为亲王,将其所部编为旗,安置于义州边外地区游牧。其后布尔尼(林丹汗之孙)袭察哈尔亲王位,于1675年(康熙十四年),乘南方“三藩之乱”(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联合奈曼旗王札木山克什克腾旗等部反清。康熙平定了布尔尼叛乱后,对察哈尔部甚为担心,便把原驻牧地义州收回,“犁其牧地为牧场,归内务府太仆寺管辖,移其余众到宣化、大同边外驻牧。”剥夺亲王爵,废止察哈尔部的王公札萨克旗制,改为总管旗制,将察哈尔部编为总管制八旗(分左右两翼),属在京蒙古八旗都统兼辖管理。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设察哈尔都统,驻直隶张家口,并设置副都统二员,分别驻防察哈尔左、右翼游牧边界。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裁副都统一员,留察哈尔副都统驻张家口,协同都统管理察哈尔八旗,并监督锡林郭勒盟各部、旗。此外,察哈尔地区还有由察哈尔蒙古牧丁组成的四个清朝官牧场,又称

牧群,也各设总管一员管辖。察哈尔也有过旗属牧群,简称旗群(和硕苏鲁克)。旗群在旗总管管辖之下,由苏鲁克章盖管理。

1632年(天聪六年),归化城土默特部归顺。皇太极以该部首领俄木布私通喀尔喀为由,于1636年(崇德元年)将该部编为左、右翼,设二旗,不设札萨克,授其部首领分别为二翼世袭都统进行管理。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清朝政府为加强对漠南蒙古的控制,派遣费扬古为安北大将军,屯兵驻防归化城。1737年(乾隆二年),清政府委任绥远将军。又先后裁撤土默特两翼都统,改设派任的专职归化城副都统一人,受绥远将军节制,掌管归化城土默特军政事务。1914年(民国三年),撤裁归化城副都统,改设土默特(旗)总管。

1688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进击漠南蒙古乌珠穆沁部地区时,康熙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屯兵驻防呼伦贝尔地区。1732年(雍正十年)和1734年,清朝政府将新旧巴尔虎、索伦等部迁驻呼伦贝尔地区,编为八旗,分为五翼,各设总管。设呼伦贝尔副都统,管辖新旧巴尔虎、索伦、额鲁特等诸部事务。1743年(乾隆八年)改呼伦贝尔副都统为副都统衔总管,1881年(光绪七年),复改为呼伦贝尔副都统。

本书共收入30位总管的史料。这只是内蒙古近现代总管中的一部分,我们打算今后继续征集、编辑这方面的史料。

由于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请金峰、那木斯来、包国忠和白拉都格其同志对本书做了逐篇审读,他们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同时,向有关盟、旗政协及知情人在资料征集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一并致以谢忱。

内蒙古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01年4月30日

目 录

呼和浩特土默特总管满泰	满存生(1)
呼和浩特土默特总管荣祥	荣庚麟(10)
呼和浩特土默特总管森额	云昌秀(21)
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普 桑普勒东日布口述 夏·占布拉扎布整理(25)	
察哈尔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	巴图孟克 曹 晋(58)
察哈尔正黄旗总管巴彦孟克	武殿林(70)
察哈尔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	哈日努德·苏德那木达尔扎(75)
察哈尔右翼纪氏四总管	格日勒扎布(108)
察哈尔正红旗总管孟克吉勒格尔	武殿林(118)
察哈尔正红旗总管富林阿	武殿林(123)
察哈尔正红旗总管富贤德	武殿林(126)
察哈尔正红旗总管潘迪	武殿林(131)
察哈尔镶红旗总管孟克鄂奇尔	乌丽吉娜森 武殿林(135)
察哈尔镶红旗总管胡凤山	武殿林(140)
胡凤山总管在绥远“9·19”起义期间的一段经历	高新塞(147)
察哈尔正白旗总管孟克德勒格尔	孟国栋(150)
察哈尔正白旗总管哈斯敖其尔	苏德那木齐楞 胡尔查(153)
察哈尔正蓝旗总管瓦其尔	沙株希格整理 高乐民译(156)
察哈尔镶蓝旗总管达里扎布	武殿林(158)
察哈尔镶蓝旗总管泰平宝	包·旭日(163)
察哈尔太仆寺左翼旗总管斯仁那木吉拉	韩济民著 艾力布译(169)
察哈尔太仆寺左翼旗总管斯仁栋日布	杭思源(172)

- 察哈尔太仆寺左翼旗总管善济弥图普…………… 高乐民(175)
- 察哈尔太仆寺左翼旗总管萨木登拉如布…………… 席正文(181)
- 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
 ……………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 色尔森泰(182)
- 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
 ……………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 色尔森泰(184)
- 呼伦贝尔索伦右翼总管东海
 ……………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 色尔森泰(187)
- 呼伦贝尔额鲁特总管凌升
 ……………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191)
- 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翼旗总管额尔钦巴图
 ……………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 色尔森泰(200)
- 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旗副总管荣禄…………… 阿日亚(211)
- 荣禄略传……………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218)

呼和浩特土默特总管满泰

满存生

先父满泰，字子舒，蒙古族，世居土默特旗鄂尔格逊村（现归包头市管辖），生于公元 1883 年（光绪九年），卒于 1934 年 7 月，享年 51 岁。

先父生长在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中，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通晓四书五经，是位读书识礼、正直善良的人。

先父青年时代，正当革命风起云涌，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于蒙古民族在满清时代直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时期所经受的磨难先父也常愤懑不已。

晚清末年，同盟会向各地发展秘密组织。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山西同盟会派王建屏、李德懋等前来萨、包一带，做发展会员的工作，联络当地有志之士。他们和村里的群众，相处得很好，团结得也很密切。他们的宗旨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开展革命运动。王、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经常住在鄂尔格逊村，作为据点，并与我村塾师富日新老先生结为密友。李精通拳术，以收徒教拳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由富日新老先生推荐，李收先父为徒，深感欣慰。

从那时起，先父即白天读书，早晚习武，勤学苦练，每天五更起身，头顶星斗，一直练到旭日东升。由于李的精心传授，使先父得益匪浅。李对先父的早年启蒙教育亦颇为尽力。这位独具慧眼的教师，看中了先父幼年的聪颖，为可造之材，重点培养，并强调武术道德教育，明确指出，学武之目的，是“练筋骨，扶正义，斗邪恶”。

先父经过几年时间的苦练，对轻重拳和少林派的长拳，形意、太极、八卦诸门都已通晓，对一些刀枪兵器，阴把枪也具有一定的

功夫。同时，王、李还将同盟会印行的刊物介绍给先父，因此先父接受了新思想，境界大为开阔。他因而最先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其后，云亨、安祥、经权等也陆续加入同盟会。这些蒙古族有志青年，在辛亥革命以及倒袁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10年（宣统二年），由于同盟会的活动，先父被推为萨拉齐厅咨议员。先父就任咨议员后，交游广了，工作面也宽了。同时，他和安祥、云亨、经权等同盟会会员联合在一起，对抗守旧派，成为当时蒙古族青年进步力量的核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山西阎锡山率其所属部队北上，拟攻占绥远地区。阎取道晋西北，穿过伊盟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界，踏冰渡过黄河，进占包头镇。此时，绥远将军堃岫调集了谭涌发部队及满洲常备队的炮兵，赶到萨拉齐厅城内堵防。当时先父见来了清朝的军队，连夜赶到包头给革命军报信，筹划抗敌的办法，并为革命军做响导，使阎的部队迅速攻占了厅城。革命军在包头充实、整顿后，即东行进取归绥，后因受阻，遑返山西。

1912年，清帝逊位，袁世凯执政，曾先后特派蒋雁行、潘榘楹来绥主政，充任都统。他们为了搜刮民财，聚敛高额税金，动员全区大种鸦片，这种不得民心的反动政策，先父与安祥等得到地方上正义人士的协助，领衔向北京政府提出控告，其后，蒋雁行等调离，大得民心，进一步扩大了进步力量的影响。

1915年，袁世凯出卖国家，酝酿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声讨。阎锡山背叛革命，投降了袁世凯。此时，先父任萨、武两厅警备队长，提出“绥人治绥”的口号，争取摆脱军阀的统治，秘密准备起义。由于事机不密，参加起义的侯宪章背叛组织。他为了邀功请赏，向当时的绥远都统潘榘楹告了密，因而使潘有了充足的时间，布置军队，做好镇压起义的准备，起义未能实现。

1916年，先父与安祥、刘会文、李雨山、云亨等一起又发动五人联合起义，这就是当时地方上所谓的“五英雄起义”。起义的宗

旨是“缓人治缓”，争取摆脱军阀的统治。先父等率领警备队、矿巡队以及地方团队，向东进攻。拟先攻取武川作为基地，不料武川已有防备。此后，即在萨、包、武、固一带与军阀部队进行战斗。

在这时期，绥远都统潘榘楹指挥部队堵剿起义武装，同时对先父下令通缉。大意是：满泰受叛党的煽动，带部叛变，拟在区内图谋不轨，希全区各部厅以及土默特各参佐领务协助缉拿。并命令萨拉齐厅：“满泰带部叛变，已派队清剿，你厅应将满泰在籍的家产全部充公，其眷属上解法办。”萨拉齐厅接此令文后，即派干员到我村（鄂尔格逊），将我家的房院查封，牲畜、土地登记没收，并将我母以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囚于大庙内，准备上解。就在头一夜里，我村的乡亲们，贿通了看守，夜深时示意我们外逃，从此我们全家五口过着流浪逃亡的生活。直至1918年冬，经本村乡亲们多方帮助，由我的喇嘛叔祖雅林匹勒付出一定的代价，赎回住房，才又回到我村居住。

1917年初，先父率部队进入察素齐西北方的万家沟，挺进武、固地区。不料被军阀部队前后堵截，包围在沟中，战斗相当激烈。刘会文负伤，安祥、李雨山相继阵亡。先父在无法继续战斗的情况下，组织全部残存人员，冒死突围。当先父冲出主战场约30余里后，枪炮声逐渐稀疏，回顾左右已无一骑，此时，自己的坐骑也因中数弹倒地不起。此役全军覆没。先父遂前往五当召投奔其叔父雅林匹勒喇嘛避风，等待时机。

先父率领的起义军，在万家沟战役中基本上被全歼。都统潘榘楹得知在清理战场中没有发现满泰，怀疑先父可能突围逃到五当召，于是派人到五当召将雅林匹勒喇嘛带到绥远都统府由潘亲自讯问。潘动员雅林匹勒喇嘛交出先父满泰，我叔祖父表示：满泰虽是我的侄子，他做什么事与我们出家人无关，召庙是清净佛地，我们不可能留，他的去向一概不知。潘无奈将我叔祖父拘留了三天才释放。

雅林匹勒喇嘛回召后，立即找了一位去过西藏的徒弟，作为向导打算将先父送往西藏避难。先父化装成喇嘛，告别起程。行至黄河渡口，正值河冰将要解冻之时，河面上已无人通行。但又不允许中途停留，只有冒险抢渡，先父手持长竿，以探冰路的虚实，跳跃前进，侥幸地渡过了黄河。后来在谈到过黄河的这段经历时说，若非在武术方面有些基本功，要想在那次履薄冰过河是不可能的。

同年夏，先父到达青海西宁，当时认为已经脱险，心情上有所宽慰。同时想到去西藏路远险多，即使到达西藏，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自己也不是真正的喇嘛，有诸多不便。因此，又改变了主意认为南方是革命的策源地，自己又是同盟会员，还是到南方容易寻求出路，就这样又作出南下的抉择。

先父离开西宁，经过一段很长的旅行到达武汉，闲住了一个时期，也没有找到可联系的组织和个人，眼看随身路费将要用完。正为此发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位穿着整齐的军官，他走到先父面前，拍着先父肩膀打招呼说道：“你不是萨拉齐的满泰吗？你怎么来到这里，我是毛××呀！”并自我介绍现在担任某部队的旅长，驻防在湖南，现状很好。先父与毛某数年前有过交往，在他困难时曾给予资助，没想到异地相遇，于是也把自己的遭遇以及来武汉的目的，如实地向毛叙说了。毛深表同情，并力促先父到他的部队带兵，等待时机，再作打算。先父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就随同毛某到了湖南部队。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是风平浪静的，军阀之间的混战，以及不同政见之间的斗争，反映到部队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毛某在一次兵变的激战中，被乱兵击毙了。先父在那次的兵变中，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毛死后，先父失去依靠很快就离开了湖南。先父离开湖南又到了烟台，因为烟台当时主政者是王勃烈，此人曾在萨拉齐担任过县长，与先父的私交甚厚。到烟台后在他门下留居一个时期，有时潜回天津，探听家乡的情况。一次偶然的机

会，与北洋政府议会中的绥远议员卜兆瑞见面了。先父与卜在萨拉齐时就有交情，五人联合起义时，卜虽未参与，但在暗中深表同情。从卜处了解到潘架楹已经调离，新任都统是马福祥，对革命和同盟会虽不是赞助者，但也不敌视。卜主动地提出协助解决对先父的通缉令问题。此后，通过卜的奔走活动，终于在1920年撤销了通缉令。同年，先父回到故乡家中，由于多年来出生入死，颠沛流离，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一回到家中就病倒了。

1921年，先父的病正在继续医疗时，一名专程送信的骑兵，突然来了到家中，原来是先父未曾见过面的绥远骑兵补充团（即老一团）团长玉禄的来信。大意是：欢迎先父到骑兵团与其合作共事。先父当即表示感谢，并说明病愈再奉函相告。同年秋，玉禄率随从数骑来我家，与先父会晤，邀先父担任副团长，并已得到马都统的同意，促先父到任。先父随同玉禄到了团驻地——萨拉齐，从此成为玉禄的副手。

在这里我想把补充团和玉禄的情况简述一下。清末民初，在绥远有两营陆军，步兵第一营是由绥远城的满族人编制而成。当时新旧两城只有这点军队，共同分担着巡防、捕盗以及治安方面的责任。^①这个时候，玉禄担任着第一营的少尉排长。民国2年（1913年）张绍曾任绥远将军时，命令土默特旗增编一个骑兵团，玉禄被提升为骑兵团三连连长，驻防在武川农村中。民国3年，外蒙古派人来与玉禄取得联系，希望他参加外蒙古的独立活动，并协助他扩充部队，给予武器弹药以及装备的支援。玉禄在过去就对军阀统治有所不满，现在在外蒙古能够给予支援，立即决定据地独立。于民国3年，将他所率领的全连官兵撤出指定驻地，集中占据

① 编者按：清末的1911年，归绥地区已编成“新式陆军”3个营，即绥远城满族（八旗）人编成的步一营和归化城土默特旗人编成的步、骑各一个营。此外，还有山西口外巡防队等地方性军队。

了百灵庙与当时的军阀统治对峙。绥远当局屡次派部队剿除，对战半年之久，玉禄的部队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日渐壮大发展，其主要的因素是随时可以得到外蒙古的接济。在此时期，玉禄所部将原来陈旧的装备，全部更换成俄国造的连珠步枪，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这以后，绥远当局改变了策略，把剿除改为收抚。当局命令土默特旗派出两名得力的参领负责与玉禄对话，经过协商，玉禄同意了接收招抚。招抚后，编成四个队计五百余人，均系骑兵，番号为游击队，玉禄为司令。同年冬，匪首卢占魁部进入后山一带杀人、放火，所过为墟。当局委玉禄为剿匪司令，进行剿匪活动。1920年马福祥任都统，将玉禄部改编为陆军骑兵补充团，调驻萨包一带保卫地方。

1924年，土匪、哥老会群起，土匪骚扰地方，百姓不得安宁。补充团奉令清剿。玉禄率队前往河西（伊盟）一带，剿除刘喇嘛、苏雨生伙众，在杨兰虎圪卜与匪遭遇，激战中，玉禄阵亡。玉禄是蒙古族，土默特左旗毕克齐人，青年时代从军，为人正直，有胆识，军纪严明。这个团在剿匪活动中遍及全区，深得地方群众的拥戴。玉禄阵亡，先父深感痛悼，派员将玉禄遗体送回包头安葬后重整部队，继玉禄之志，率领全团不分昼夜，追剿顽匪。不久被任命为该团上校团长。全体官兵一致表示接受先父领导。由于先父为人忠厚，不重利禄，指挥有方，部队由300多人，发展到800余人。不久部队改编为绥远骑兵第一旅。1925年升任骑兵第一旅少将旅长兼剿匪司令。

1926年初，冯玉祥将军率西北军到达包头，稍事整休后，决定继续西撤时，向先父提出可否与西北军一同行动？先父坦率地对冯说，我是本地人，所带的军队是本地区的军队，有义务保卫地方，保护本地区的安宁。特别是目前的情况，更不允许我离开这里。冯点头同意。临别时冯赠给先父宋代名将岳飞所书草体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石碑拓帖两册。先父十分珍爱这气势磅礴的草书，

和这两篇文章。从那时起，直到病故，临摹此帖从未间断。可惜这两册碑帖，在十年动乱中已付之一炬。

1927年，张作霖坐镇北京，号称大元帅，以中央政府姿态号令各地。山西阎锡山则打出革命军的旗号，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北伐，并出兵暗袭北京。晋奉双方决裂，结果晋军失败。商震率部东进，由绥远退回山西，守雁门关以抗奉军。商离绥时，令先父护理都统印，代行都统职权。商震离绥到大同后电令先父率全部留守人员撤至代县，防守雁门关以抗奉军。先父不愿远离故土，只把那些山西籍的官吏打发去了。过了一个时期，张作霖派郭希鹏来绥代先父护理都统印。后来奉系派汲金纯为绥远都统，率兵来绥后，对地方部队加以整编，先父任骑兵五师中将师长、三十一军军长并兼绥西镇守使，仍驻防包头。

在此前后，先父曾数度回乡（鄂尔格逊村）省亲、探友。每次回乡必在村外下马，然后徒步进村，遇到相识的乡亲，仍以普通村民身份互致问候。他的平易近人，深受乡亲们赞誉。

不久，张作霖来电约先父到北京研讨军务，先父奉电率必要的随从人员依约到北京。翌日即谒见了张作霖元帅。张首先问了绥远情况，然后问先父所部的编制、装备等情况。先父均以实相告。最后张说，我们东北军已决定进一步攻打山西，令先父出三个旅协助。先父回答说，我所带的部队是蒙汉合编的边远地方部队，主要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跨省作战实有困难。张听后面有不悦之色，接着说：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也就不勉强了，希望你回绥远后，很好协助汲金纯搞好地方工作。

先父回绥后不久，汲以军务紧急需赴前方处理为由，离开归绥（实则是向东撤退了）。就在这个时期，先父被委任为绥远护理都统。汲离绥不久，归绥附近的杂牌军金山等乘机闯入新旧两城，纵兵抢劫，扰害居民。随后王英也率领袁占鳌、杨守成两个旅由包头赶到省城，一时秩序大乱。先父此时挺身而出，严令袁、杨所部

立即撤出归绥，从而使省城治安得以恢复。过了一段时间，商震率领晋系部队来绥接任都统，先父接交后，仍返至包头。

阎锡山、商震都认为，绥远是山西的后院，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里，才有利于晋系。尤其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绥人治绥”的口号。为了实现“以晋治绥”，他们首先设法消灭地方部队，首先是先父率领的骑兵第五师以及镇守使署所属的直属部队。商震来绥后，决定先使用政治手段来瓦解这些部队。

1928年，阎、商一方面提出要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希望先父脱离开部队，另一方面，积极收买部属许以晋级升职。最后与先父达成了一项协议：

一、所属部队缩编成一个骑兵师，作为维护本地区部队。

二、绥远省公安局局长由先父推荐任命。

三、允许先父在适当的时候出国考察，并负担全部费用。

但是阎锡山对先父仍深怀不满（因曾接受奉系之扩编）。是年阎下令撤去先父军长兼镇守使职务。但又因先父系当地蒙族头面人物，不宜过分苛刻，所以调离包头驻地，来归绥就任了土默特旗总管。

从历史上看，土默特旗管理旗务的大小官员，从旗长到一般人，全部是本旗人。^①但是民国以来就不然了，旗长改成总管，总管也不是非由本旗人担任，它是随着政局的变化和都统的更迭决定的。实际上总管一职变成了历任都统安排其特殊人员的流动职位。因此，对总管的薪金待遇也较高，规定月薪和办公费各为五百元，约占全旗收入四分之一。先父到任后，立即自动将自己的月薪和办公费减为各200元。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顿，不仅财政收支取

① 编者按：清中叶以后，土默特旗一直由清政府任命的八旗“流官”归化城副都统统领管辖，副都统以下的参领、佐领等官，则均由本旗人担任。民国三年即1914年12月，归化城副都统被裁撤，改设土默特旗总管。

得了平衡，而且有了盈余。随着财政情况的好转，首先充实了旗属各学校的教育经费，制定助学金制度，鼓励旗属子弟到外地就学。升入大学的每人每年一百元（银元），其他学校的发给不定期补助金。同时，每年对鳏寡孤独户发给一定的生活救济或补助。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发动了所谓中原大战。蒋为了拉拢先父曾派代表携巨款秘密来绥，希望先父号召旧部在后方行动，以牵制正面战场，并许以随时给予支援和补给。先父当即对其来说：“我的一贯主张和立场是不参与任何内战，请你们转告蒋先生好了。”并将巨款原封退回。事后有人对先父说：“做不做，如何做，都在你，至于拿来巨款先收下，何妨之有？”先父回答说：“背信弃义我所不为。”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后，曾一度下野避居大连，一年后返回太原，任绥靖主任。阎为了适应当时时局的需要，考虑到先父在蒙汉人民中的声望，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委任先父为陆军中将蒙边司令。接着又加委为绥北、绥西两路的护路副司令（司令是在绥驻防的晋系将领傅作义，王靖国担任警备司令）。

先父为了加强地方武装，整顿行政机构，呕心沥血，事必躬亲。1932年，由于劳累过度，自身健康的原因，先父请荣祥协助。翌年，先父旧病复发，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直到1934年7月逝世。

先父去世后，我们俯首肃立在父亲灵旁。灵堂内层层叠叠放置、悬挂着花圈和挽障。我压抑着悲痛，接受他的故旧和乡亲们的吊唁，数以千计的人们纷纷来到他的灵前致哀。除区内各盟旗有关部门外，还有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等具名的唁电、唁函。

先父的一生是以热爱桑梓为主旨，重义守信，守土安民，有较强的民族意识。生活朴素，律己较严，深受绥远地区蒙汉各族百姓的赞扬，是我区近代史上一位深明大义的知名人士。

兹特根据先父生前所谈及长辈们的叙述详志如上。唯事过多年，难免遗误，希知情者指正。